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唐朝 好 男人

多一半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唐朝好男人

多一丰 著

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朝好男人. 4/多一半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225 - 536 - 4

I. 唐… II. 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9659 号

唐朝好男人 4

多一半 著

责任编辑: 许彬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江淮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200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536 - 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唐朝好男人

目录

| | | | | | | | | | | | | | |
|------|---------|-----------|-----|-------|------|------|------|-------|------------|-----|------|-----|------|
| 160 | 161 |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 170 | 171 | 172 | 173 |
| 微妙平衡 | 古人诚，不能欺 | 潜移默化，近墨者黑 | 挑衅 | 成长的烦恼 | 二女该打 | 超级响马 | 抓紧机会 | 老杀才上门 | 献殷勤，不能平白无故 | 献秘方 | 爱国也难 | 募捐 | 争相捐助 |
| 1 | 8 | 14 | 21 | 27 | 34 | 40 | 46 | 53 | 59 | 66 | 73 | 80 | 87 |



唐朝好男人

目录

| | | | | | | | | | | | | |
|-------|-------|-------|-------|-------|-------|-------|-------|-------|-------|-------|-------|----------|
| 174 | 175 | 176 | 177 |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 183 | 184 | 185 | 186 |
| 新创意 | 福祸总相随 | 鼻子喷血 | 闹事 | 病危投医记 | 歪门邪道 | 和平与战争 | 信口开河 | 经济封锁 | 孤胆英雄 | 故意刁难 | 臂助 | 朋友是怎么炼成的 |
| | | | | | | | | | | | | |
| 93 | 100 | 107 | 113 | 120 | 127 | 134 | 140 | 146 | 152 | 158 | 165 | 172 |



唐朝好男人

目录

| | | | | | | | | | | | | |
|-------|-------|-------|-------|-------|--------|-------|-------|-------|-------|-------|-------|-------|
| 187 | 188 | 189 | 190 | 191 | 192 | 193 | 194 | 195 | 196 | 197 | 198 | 199 |
| 碧血、黄沙 | 十大军棍 | 换防 | 装病 | 棉与粮 | 去棉籽的悬赏 | 达莱赎身 | 弹棉花 | 新学科 | 灌园农学 | 杂交大白菜 | 大搜 | 冬季攻势 |
| | | | | | | | | | | | | |
| 179 | 185 | 192 | 199 | 206 | 213 | 219 | 226 | 233 | 240 | 248 | 254 | 260 |



唐朝好男人

目录

200 201 202 203 204

棉皮手套

云家卖地

无迹可寻

洗地误区

被骗

266 273 279 285 291



160. 微妙平衡

拉旺毛赞的意思，花露水在西蕃已经多得可以灌到池子里饮牛了，没了利润，所以这次本来没有打算过来。不过作为天神的子孙，不能不讲信誉，欺骗好兄弟的事情干不出来。于是，勉为其难地专门过来赔本，为了尽兄弟之情谊，准备亏得大些，让我一次把便宜占足，所以才拉了这么多珠宝和珍稀药材。

但是，既然他尽了情谊，我就不能显得太小气，好兄弟要相互帮助，为了不至于让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我必须将去年给他的价钱打个对折。为了让我省心，他已经准备了容器，至于那么些瓶瓶罐罐的外包装，他就吃亏不要了，稍微加点花露水给他就成了。

果然是大方人，我屏了呼吸点点头。“既然是好兄弟，我也很想打对折给你。”

“好！”拉旺毛赞听了我的话，异常兴奋，从怀里拽了几个大型羊皮口袋出来，知道的是装花露水，不知道的以为他兼职消防员的工作。“小口袋，装满！”

我搓搓手，看着他手里的消防栓，神色痛苦地摇摇头，凄凉道：“很难办啊。西蕃、吐谷浑的客商不止兄弟你一个啊。都是成堆地朝我这里拉雪莲、红花啥的换花露水，如今我家里的这些个药材……”顺手比划了个夸张的体积，“早上来的时候，家里才拿了雪莲喂的鸡，红花好些，牛马吃了壮实，”指了指小半屋药材，“不敢要了，实在没地方放。”



拉旺毛赞听罢，乐得哈哈大笑。胡乱在屋里指了一圈，豪迈地说道：“好兄弟，不为难你。这些都是送你的！”说着将手里的袋子比划了几下，取掉一个小的，剩下的仍旧递给我，“全都是送你的，连这箱‘秣菟罗（天竺境内的城邦）’运来的纯金都是礼物，白送！装满！”

早就领教了这家伙送东西的绝技，笑道：“先不说生意。药材也不会坏，金子也不会跑，咱们先喝两杯，三五天里，你也附近转转，吃好玩好，高兴了再谈不迟。”

“还是现在谈得好。”拉旺毛赞掰了手指头算了算，摇头道，“耽搁不起，”不情愿地又取掉一个皮口袋，“不能少了。天神在上，好兄弟的情谊如同雪莲一般的圣洁，王修兄弟承载了天神和拉旺毛赞的祝福，定会……”

天神在拉旺毛赞嘴里已经变成了关二哥一般的用途，凡是用得着的时候拉出来就能祝福，我怀疑他用了外挂。正要和西蕃兄弟继续侃下去，老四拿了花露水洒过的手帕捂了鼻子探头打断了拉旺毛赞的禁咒。“姐夫，李家姐姐过来了，让您过去见她。”

我朝拉旺毛赞拱拱手。“拉旺兄弟，您稍等，马上过来。”说着屏了呼吸热情地给拉旺毛赞一个拥抱，我故意的！早上过来时候给颖留了话，兰陵到后让她直接到花露水作坊找我。

老四的办公室里，兰陵眉开眼笑地看了我。“昨天怎么样？睡得还好吧？”

“好，好得很！”回头看老四没跟来，关了门，扑上去把兰陵搂在怀里，反正今天要回去洗澡，我男人家，才不在乎臭烘烘。

“哎呀！”兰陵脸上通红，拼命地把我朝外推，“你对我干了什么！臭死了！”

“哈哈……”我用尽全力支撑了一会儿，终于比不上兰陵劲大，被推开一边。不过，哈哈……太解恨了。

兰陵惊慌失措地举了手肘皱了眉头在身上闻来闻去，连耳根都红了，眼睛水汪汪的，有哭的意思。“怎么见人！”她小嘴一瘪，干咳嗽几声，冲上来朝我脊梁上恨恨几拳，“糟践人！叫你使坏！”

“哈哈……”我脊背疼，可仍然笑个不停，“别，别打，疼，哈哈……疼很哩。”

兰陵脸色变幻，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光是拉了我推搡扭打，咬牙切

齿，一个劲地念叨：“还见不见人了！”

“行，别打，停！”我笑着给她按住，“再纠缠就更臭了。”老四桌上有瓶花露水，倒了点洒在兰陵身上，香香臭臭的味道，反正很刺激。“好多了。反正一会儿你见完那个西蕃人还得臭，至于下了狠手杀我一样不。”

“杀才！”兰陵抬手闻了闻，忍不住，笑了起来，“头一遭让人这么欺负，太可气了。小气人，多走了三五里路就存心过来欺负人。”说了不解恨，又上来给我脑门上戳了几指头，“走，领我见人去。”

“等下，咱俩先把话通个气。”我扯兰陵坐下，“怎么个章程，你先有个打算才行。还有，你凭个什么身份去见人家？”

“都叫你气糊涂了。”兰陵脸色正常了点，掏了手帕洒点花露水上，遮在鼻子跟前，“先说说你的想法，干这些下流事你比谁都在行。”

“老四知道不？”我也给鼻子两侧抹了点香水上去，呼吸顺畅了点，虽然不习惯花露水的味道，但比自己身上散发的腥膻恶臭好多了。“你有没有给她提过这个事？”

“只提过内府上在西蕃销售的事情，没说过别的。”兰陵摇摇头，“还是不叫她插手的好，少一个人知道多一份妥帖。”

“不要紧，”我摇摇头，“她就是知道也仅限在收购鸟嘴上。咱俩就按普通的生意说，她一旁只计算生意，也不会知道收鸟嘴的真正意图。你我商议一宿也比不上老四脑子转一圈的作用。”见兰陵点头答应，我喊了老四进来，吩咐道：“你一旁听着我俩说话，最后看能有更好的办法出来不。”

老四捂了手帕点点头，我觉得她在可惜她的办公室。

皇室里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在和陈家制订合同的时候就有大漏洞。按二十一世纪的商业规矩，陈家是生产商兼大唐地区的总经销，而内府有权成为大唐疆域以外的总代理商，有权利在域外制订统一的售价和销售策略。而拉旺毛赞作为西蕃地区的销售商，却跳过内府这个域外总代理直接找上生产商，这是严重地侵犯内府这个总经销利益的越权行为，属于商业欺诈，放到二十一世纪陈家会吃官司。

当然，老四没有这个概念，我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损己利人的话题让兰陵找我的茬儿，所以在与兰陵的对话中刻意不触碰这一点。只提到用什么条件利诱拉旺毛赞这个奸商去抛头颅、洒热血，对于这个家伙，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他办起事绝对勇不可当。



“西蕃那边大约是个什么价格？”我有点渴，可实在不想喝水，抓了壶里的温水漱了漱口。“别打马虎，”见兰陵支吾，我正色道，“作为生产商，我们有权知道你们拿了产品后制订的零售价。还有，一致对外的时候，不许欺瞒自己人。”

“看你说的。”兰陵不好意思地盯了我，余光却扫了扫一旁的老四，“按路程远近，也不光是西蕃。过了雪山那边是长安的二十番上下，雪山东边就便宜了，也就十三四番。出了西蕃的也有，那就管不到价钱了，兴许还贵点。”

“那边只有内府一家做这个生意？”这么高的利润，大唐商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贩毒品一般的机会。

“就是有也不会多。”老四一边接话，“除了内府定量供给外，这边作坊一直限量销售。不是想提多少就能提多少的。有几个跑西域的大客商，如今内府在那边量大，他们争不过，朝更远地界去了。十多番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划算，毕竟过去一趟的花销上也不是少数，再加上限量供应，手上货的确也不多，即便在西蕃也形不成威胁。”

“那就是说，拉旺毛赞这野人一次能赚足好几十倍。怪不得呢，这小子带了天竺的珠宝器皿前来交换，他已经嫌西蕃东边没利润了，跑起了长途。”见老四桌上有把算盘，抄起来套大数算了一遍，扭头问老四：“这次他们来了多少人？”

“都在作坊外墙跟下的窝棚里，大约十来个。对了，加了这个一共二十整。”老四对数字一丝不苟，报得精确，“照咱们这边商队的花销工钱，一个人一年得六贯，衣食住行加了牲口，每人头上再平均个三贯，大约就这么些花销了。”

“哦。”我大约减了个总数，“听起来不少，可和这利润一比较，简直没花啥钱。老四，你按刚才殿下和我的对话里理个头绪出来。”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不过我还是希望老四有更好的办法，这个丑女孩儿在经商方面的天赋让我赞叹。

老四一提到赚钱，马上就不嫌臭味了，拿过算盘打了一遍，又和我的数字比较了下。抬头问兰陵：“公主殿下，朝廷收购这个鸟嘴……哦，不是问用途，就是想问问，是怎么个章程？”

“一斤鸟嘴折四两的银价或按四两银价折算花露水。”兰陵没有隐瞒，她对老四有一种莫名的喜欢，“这是今年的价钱，或许高一些。一旦多了就会适

当地降下来，毕竟现在谁也不知道那边有多少这种鸟。”说着从袖笼里带来的样品递给老四，“这还是刚开春时候那边捎来的。”

老四拿手里掂量几下，点点头，说：“有没有算过多少个鸟嘴是一斤呢？”

“没，”兰陵被老四问住了，“有关系吗？”

“或许有吧。”老四将鸟嘴还给兰陵，“至少也能知道一只鸟上咱们投多少钱进去，大约得有多少只鸟，一共得投多少钱，虽然不太精确，可大数还是能估算出来的，心里也有底不是？”

“可没想到这层关系。”兰陵被小丫头问的有点不好意思，笑道，“内府上可没你这号人才，回去得敲打敲打。要不，使唤起来指不定出什么乱子。”

我不满地看了兰陵一眼，最起码的常识嘛，咋就能漏过去呢。也不知道这钱都咋花的，要这么个粗放式管理，放我进去负责的话，一年不给他皇家成员的内裤都搂完就不算是干银行出身的。

“其实……”老四偷偷和我对了个眼神，神情像足了颖，“其实啊，内府上卖花露水主要目的是为鸟嘴吧？”

兰陵有点发窘，求救般瞄了我一眼。我咳嗽几声，给老四挤了挤眼睛。“老四，不该问的别问，有办法了就说。”兰陵肯定说不出口，皇家本来是照了鸟嘴去的，可发现花露水这个东西利润真的很惊人，于是就又收鸟嘴又赚钱，割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很有意思的场面，感情上我和兰陵亲近，可利益上我和老四又是一伙的，兰陵还非常欣赏老四，三个人三个打算，还相互牵制，微妙异常。

“是这样。”老四坐在她的办公椅上，边说边写起来。“拉旺毛赞这个番商自打去年进了一壶花露水后就尝了甜头，今年他过来下足了本钱。这点上就能利用，殿下不必亲自出马，就一句话打发，三月内都排得满当，没多余的货给他就成。下来就是咱们提条件了，花露水的钱他依旧照付，至于卖他多少按他送来的鸟嘴多寡定量。送五斤鸟嘴过来就卖他两斤的花露水，送五十斤就多卖他二十三斤的花露水，以此类推。鸟嘴是附加的，只是个凭据，不能算在花露水的价钱里。”

说着拨了拨算盘，笑着对兰陵道：“内府上也就是收购这个东西，殿下仍旧叫他们收购就是，拉旺毛赞这边按了这个办法，他也占了大便宜。这鸟嘴呢，小女也不知道用途……”说着眼睛呼扇呼扇地看了兰陵。

“好，臭丫头！”兰陵是个机灵人，马上就明白老四的意思，站起来笑了



笑，“鸟嘴依旧按刚刚的价钱收，你只管送了内府上，自然有人给你照价回收。”

说着盯了我一眼，恨恨道：“一家子都鬼精鬼精！什么亏都不吃，还白落了鸟嘴的钱！”

哈哈，留了老四伺候兰陵去家里换衣服沐浴，我乐意去和拉旺毛赞打擂台，这位仁兄已经等着急了，满房子乱窜。

“什么！”听了我说三个月没有余货给他的话，拉旺毛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找了一圈没有发泄的地方，开始撞墙。“不可能！早上还见他们一车车拉货！”

“人家是三个月上头就订好的，”我无奈地摊了摊手，“不是兄弟为难你，马上天气就热起来了，外面客商云集长安，你如果再不订货的话，别说三个月，就是半年上想拿货都难啊！还有，订货也有规矩，最多三斤。”最后一条是我加上去的，免得他真订个几十斤上来，还真拿不住他。

“依旧是去年那个价钱，”拉旺毛赞见我说得坚决，早就把大神抛弃了，“这么些东西，好兄弟，你随便给点就行。”

“我也想给你啊。”我叹了口气，“记得去年那个白莺嘴不？”

“有！”拉旺毛赞慌忙从怀里掏了牛尾出来，虔诚地取下白莺嘴递给我，“大神的恩赐。”他吟唱超级毁天灭地魔法一般地唠叨着。

“小弟对你们的大神仰慕已久，想让我关中的百姓都能得到大神的祝福。不知道你们的大神保佑不保佑我们？”他随手将白莺嘴抛了抛，“就一个太少，关中上百万户，不好打发啊。”

“世间万物，莫不受大神恩泽，关中百万兄弟当然会受到大神庇护！”拉旺毛赞散发了带了异味的圣洁光芒，“兄弟，您有什么打算，一口气说完，我代表大神接受你们！”

我觉得这个大神肯定是搞传销出身的，很没信用的样子。给他说了刚刚老四制订好的条件后，我大义凛然道：“就这么个章程，如果有足够的鸟嘴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大神的庇护之下，我就顶了压力，哪怕和别的商户撕破脸，都得保证兄弟你的供应！”

“可现在……”拉旺毛赞苦了脸指指屋子里的货物，“能不能先给我花露水？下次我再带了白莺嘴来？”

“可以！”我点头答应，信口雌黄道，“昨天有个突厥客商因为客死长安，有三斤货没有提走，兄弟可以先让给你！”

“啊——”拉旺毛赞苦了脸，连撞墙的精神都没了。

“先拿货，下次再过来付钱！”我胸脯拍得山响，“这次麻烦老兄将这些东西先拉回去，记得带了白莺嘴过来提货哦。”说着我冲外面喊了个管事进来，递给了个皮袋子给他，吩咐先支三斤花露水出来交给外商带走。

“东西就放这里算定金！”拉旺毛赞拿了三斤花露水有点气急败坏，“拉了货物走不快，我这就飞马回去筹集白莺嘴。兄弟你要说话算数，到时候我拉了无数斤的白莺嘴回来，是多少就得给我多少花露水，你可不能反悔！”说罢胡乱收拾下装束，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等等！”这人看了精明，咋就不提防我拐他东西逃跑呢。“东西就这里清点好，该多少我给你开多少的收据，”说着也不理他，叫了人过来盘点。

“好兄弟，我在外面跑的常，看人是最准的。”拉旺毛赞一旁等得不耐烦，“是什么样的人，我才和他打什么样的交道。从没出错过。”

别说，西蕃人就是豪爽。连契约都不拿，敢把这么些东西扔下就走的人，少见。看来我真的是个可靠人，嘿嘿，不错，人家西蕃人都看出来，这就好。



161. 古人诚，不能欺

我对老四的表现很满意，不愧是商界的一株奇葩。与内府签的契约有太多的漏洞，连我这个外行都能看得明白。不知道老四是故意这么干的，还是这年代商业概念还没完善的原因，再次审阅合同时，陈家作为供应商的条款一板一眼滴水不漏，可作为乙方内府的条款却门户大开，破绽百出。

能想象来，皇家啊，权势遮天，自认为有了这顶大帽子，只要大账上有利润，显得大度无比，居高临下的姿态则丧失了生意上应有的警觉性，可以负责任地说，都是一帮眼睛长在头顶上的菜鸟而已，其中包括看似精明的兰陵。

陈家则不同，谨慎行商，低调做人，商场沉浮多年，身经百战，经验老到，尤其在与皇家这个客户打交道上，更是兢兢业业。从和约条款上就能看出两方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若不是有皇室这么大的靠山依仗，两方若身份平等的话，内府就可以考虑去申请破产了。

兰陵虽然没有先进的商业理论，却是一等一的聪明人。拉旺毛赞等人累死累活能凑百十斤回来了不起了，我觉得百十斤的鸟嘴就能狠狠打击西蕃的农业，还不算内府上仍旧在大量地现钱收购。虽然内府在鸟嘴上吃陈家的亏并不大，折算下来最多也就千十贯钱，可对敏感的兰陵来说，已经嗅到了不公平的气息。

她当天没有追究，急匆匆地回家换洗，毕竟散发臭气的堂堂天朝长公主不多见，幸亏兰陵视我和老四为自己人，若被外人撞到的话，估计灭口的心

思都有了。我和兰陵就这样，没事就拌嘴，耍花样折腾一下对方，小孩子的游戏，对于俩有身份教养的成年人来说，过于幼稚了，可彼此仍旧乐此不疲。

“别得意，还没完！”兰陵走时候给我撂了话，看似拉家常的表情，一团和气，“账一笔一笔算，等我想通了……”温柔略带妩媚地笑了笑，“呵呵，我这里的便宜，还真没人能占的。谁都一样。”说罢走过去大方地同颖和老四道别，上车扬长而去。

“都说什么呢，乐呵呵的。”颖远远地拿了换洗的衣裳，吩咐下人预备下杀鸡烫毛般温度的洗澡水，将我扔了进去。“时间还早，夫君多泡一会儿再出来，一直到晚饭都没关系，关键是出来后不能再有味道，”舀了一瓢水浇我身上，“要不，晚上连钻被窝的人都没有。”

“嘿嘿！”站在木桶里，一边朝身上撩水，一边傻笑。“你快忙去，我一个人就成。这蒸汽重，待久了不舒服。出去给门关严实。”

我把颖撵走后，开始唱歌。我从小就有在澡堂子唱歌的习惯，不管在家还是在公众浴池，泡水里热气一蒸了上头就忘乎所以，不由自己放声高歌，等清醒过来后，周围方圆三四平方米已经没人了，一池子十来号人，不管认不认识都用异样目光看我，偶尔会出现小孩子哇哇大哭的情况，又丢人又畅快，很复杂。发展到最后，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没人愿意同我去泡澡，偶尔在里面碰见我，也假装青光眼看不清楚，决不主动搭理。

兰陵不会罢休啊，呵呵。边唱白毛女版“红梅赞”边考虑如何应付，算了，交给老四去，我才不费那个神。“红梅花儿那个开——哎，红头绳那个勒——A！……”不错，有摇滚的感觉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兰陵的后续手段迟迟未见，每日仍旧来，学问依旧抓得紧，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我拌嘴的空当，时常也在一起讨论些民生大计，生活很惬意。

“这些日子怎么没见你拿了题来难我？”眼看夏天就来了，天气暖和，软椅下的毛垫子已经抽掉，身下硬硬的，还不太习惯。兰陵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数学家，拿过来讨教的所谓难题越来越少，“还别说，你不布置点功课出来，我还有点不适应。”

“难题啊。”兰陵笑了笑，“我也这么觉得，难题怎么越来越不好找了？这么说来，我只怕是要出师了。”说着将手里的笔放下，“原来看了就没可能有



结果的题目，如今随手就能解决，”说罢笑了起来，很自豪的样子。

“出师？”我轻蔑地摇摇头。博大精深的东西，兰陵的水平只是我所学的一小部分，而我的水平放在二十一世纪里……算了，不好意思比喻。“早得很呢。学无止境懂不？才不到两年，皮毛都没碰到的水平，大言不惭说这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你这人，”兰陵白我一眼，“就不会说点叫人高兴的话？写写算算而已，也就这方面比别人能点，至于摆了臭架子说教不？我还没问你拜师呢，”抓了纸示威般的摇了摇，“都是你亏欠我的，等还完还早，先把谁是债主分清。”

“看，耍无赖了吧。”我悠闲地拿过茶碗润润口，漫不经心道，“比别人强的地方呢，你就要横，比别人差的地方啊，你就要赖。取长补短可没你这么干的，虚心，知道啥叫虚心不？就是抱了作贼的心态，没底气就对了。你偏偏是个打劫的，响马的路数，明明都是拿别人的东西，你还气那么长。”

“哈哈……”兰陵被我比喻笑了，朝我拍打几下，“你最大的本事不是算学，是嘴学。啥话到你嘴里都能骂人，油嘴滑舌。”撑了下巴专注地望我一会儿，妩媚笑道：“滑头，皮奸油滑的。自打从上次西蕃野人走后，我就知道你耍花招，可想来想去就是找不到点子上。明明你家的花露水就是这个价钱，到最后怎么就连鸟嘴的利润都被你和陈家分了去。钱终究还是内府出，西蕃人也没落一点好处，为什么全天下的便宜就能被你占去了？”

终于发难了，本来还以为兰陵不打算追究这个事，毕竟没有多少钱，财大气粗惯了，认为她不会计较。我不由敷衍地傻笑几声道：“这……嘿嘿。碰巧，运气。你也知道，我这人一向运气都不错。”

“骗子！”兰陵姿势不变，嘴角轻轻挑起来，笑得莫测高深。“你家现在一个蒸酒作坊，一个花露水作坊，别给我说俩作坊没牵扯。你家的烧酒能点了火苗，偏偏你送我的九花玉露也能点了火苗出来。如今酒已经多得拉出来卖了，哼哼，只能说明一点，往后啊，你家的花露水是想做多少就能做多少！”

“怎么会，工艺复杂呢。”兰陵不好糊弄，最近蒸酒作坊加了好几套设备，几条设备一起蒸馏，高度酒的产量提升了几倍。兰陵说得没错，酒已经被颖批发给大舅哥拉出去售卖了，而且听颖的意思，大舅哥筹建了个酿酒作坊，专门给蒸馏作坊提供低度烧酒进行再加工，成本可以降低许多。这样一来，连花露水的成本都下降了，额外售卖高度酒的利润也是个大进项。“花露水啊，从炮制到检验到包装，程序不是一般的复杂，从前到后，大概得一年时间！”